



十字街三重奏

● 林骥剧作选

封面设计：卢延光

责任编辑：余红梅

十 字 街 三 重 奏

林 骥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375印张 1插页 250,000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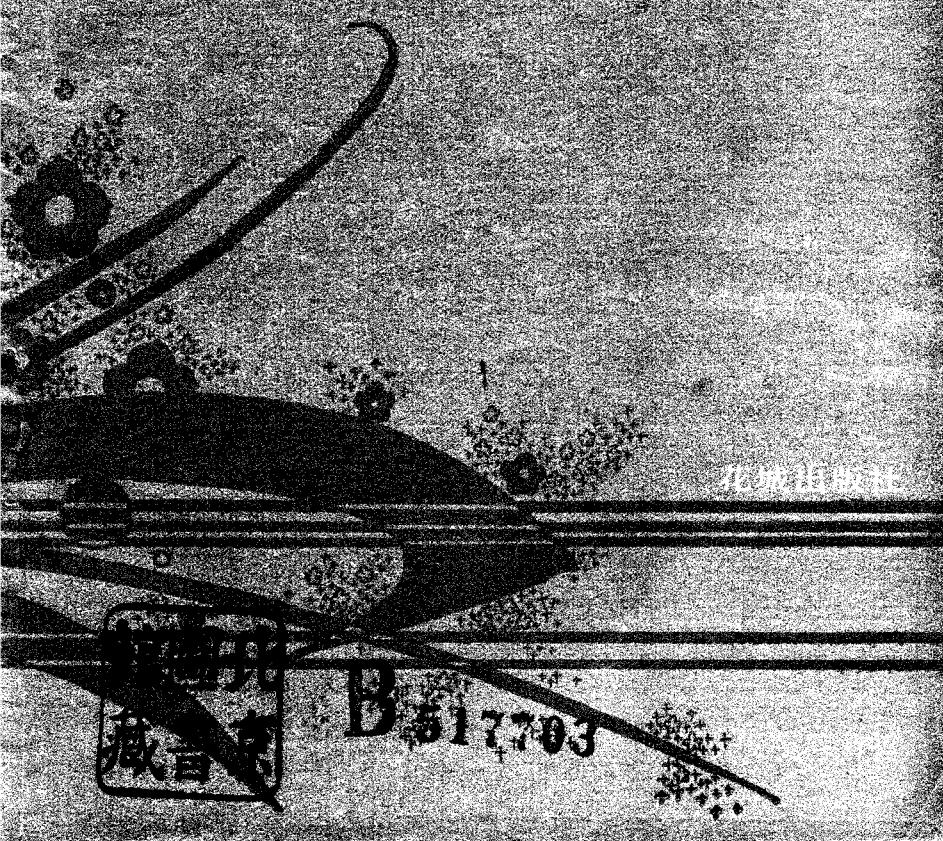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630册

ISBN 7—5360—0040—5/I·39

定价：2.20元

1234.7
263



B1 99/65

序

作为一个搞写作的人，我很欣赏林骥同志对生活的敏感。一个作家，如果对生活的一切都感到司空见惯，就不仅发现不了新的人物、题材，也绝对写不出引人注目的佳作。林骥同志无论是有意识地去深入生活，或者是在平日的工作、生活中，都十分注意观察人，哪怕一个普通的出租汽车司机、个体户、歌星，他都很容易从他们的今天想到过去、想到未来。这就使他在创作中常常十分敏锐地捕捉到那些尚未被别人发现的题材和人物。《特区人》和《十字街三重奏》获得好评，就是很好的说明。他的许多作品，比较着重写当代青年。当代青年精神世界比较复杂，被人们议论也比较多，林骥同志在这本集子的几个剧作，把握了当代青年的思想、生活。对他们的行为，不局限于从政治上、道德上作评价，而是注意开放改革带来的社会生活变化，及人们灵魂、价值观念的变迁，从中进行认真的刻画，揭示人物心灵的彩色世界。

我与林骥同志是在戏剧创作活动中相识的，又从多年的戏剧创作交往研讨中相知，他的每一部作品，从酝酿到问世，我都分尝过苦乐。在我的记忆中，每当他要写一个剧本，和我说的总是人物、人物，他的作品处处可见重视人物性格的描绘。尽管有时他急于把看到想到的新新人物写出来，未及深思细琢，使一些人物还不够丰满，但他作品的人物没有被故事情节掩

盖，没有将人物作为意念的传声筒。他把全副身心贯注在人物构想中。由于从生活出发，从人物出发，他笔下的人物，没有“好人神化、坏人鬼化”的影迹。这几乎成了林骥同志的创作个性、独特的艺术风格。为了更好反映当代生活的节奏和广度，从内容出发，他还善于突破封闭式的结构，采用淡化情节、突出人物；重视细节，不强调高潮等手法，着重以人物的行为去打动观众，不借助“危机”获取剧场效果。这方面，我觉得林骥同志很有一点改革精神。如果说，近年戏剧的不景气，囿于作品从内容到形式对时代和观众的不适应，那么，林骥同志的作品在这方面则迈出了难能可贵的一步。

林骥同志的戏剧创作是很有成绩的，对此有人说，他是个幸运儿。这没有错，不是打倒“四人帮”，没有现在这样一个很好的政治大气候，他不可能创作出这么多好作品。但了解情况的人，也知道他的这些成就得来不易。我知道他的每一个剧本，从孕育到动笔以至和观众、读者见面，都是费尽了心思，常常为此寝食不安的。身为一个作家，他的头脑是清醒的，从没有在成绩面前飘飘然，我经常听到他为自己的作品缺乏深度而喟叹。他希望博览群书，强烈要求深入生活，努力提高思想艺术修养，使今后的创作突破过去的自己，有新的进步。在此，我衷心希望有理想、有追求的林骥同志，像个登山运动员，克服一切艰难险阻，继续攀登高峰！

陈仕元

1987.4.14.

目 录

特区人.....	1
十字街三重奏.....	71
羊城曙光.....	135
东征.....	223
深深的海.....	303

特区人

(大型话剧)

人 物 表

- 罗 丹——女，28岁，特区开发公司工作人员。
- 刘发祥——男，47岁，工程师。
- 武 鸣——男，42岁，特区开发公司总经理。
- 萧树刚——男，28岁，特区开发公司引进部副经理。
- 林巧珍——女，23岁，特区开发公司食堂服务员。
- 孙维谷——女，58岁，特区开发公司临时干部。
- 赵伟初——男，52岁，特区开发公司副总经理。
- 李 克——男，40岁，特区开发公司办公室主任。
- 方淑芬——女，48岁，特区开发公司食堂管理员，后为党委书记。
- 王 民——男，62岁，特区开发公司总工程师。
- 林华龙——男，30岁，港商。
- 周祖健——男，57岁，市政府工业部副部长。

第一场

〔八十年代。

〔特区开发公司本部前。

〔一间简易的竹棚，是开发公司本部办公地点。四周还是一片荒漠，只是舞台左边一小块儿搭起了脚手架。

〔竹棚上挂着“特区开发公司”的招牌。台右有一标语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舞台上可供坐的物件。

〔幕启：午间。工地上传来隆隆的推土机声。罗丹，一个年轻的、衣着入时的姑娘，穿着高跟鞋歪歪斜斜地走上。

罗丹（边走边嘟囔）路都没一条，这鬼地方。

〔一辆辆卡车从她身边开过。

罗丹（喊）哎！

〔没人理她。她不小心差点摔倒，叹了一口气，干脆坐在一个油漆桶上。

〔刘发祥从另一方提着背包行李出来，他有些留恋地回头反顾。

罗丹请问，这是特区开发公司吗？

刘发祥（点了点头）嗯。

罗丹 你是这个公司的吧？
〔刘发祥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罗丹 （笑了）你这是……

刘发祥 过去是，今天不是了。

罗丹 调走了？

刘发祥 回广州原单位去。

罗丹 （疑惑地）为什么？

刘发祥 （指了指草棚）要建起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地，谈何容易。条件太差了，我都快五十了，没时间这么耗下去……

罗丹 不是说特区是高速度的？

刘发祥 要快也行，不过又有人指责是搞物质刺激，搬资产阶级一套，说不定辛辛苦苦干了半天，落得个建设资本主义的罪名，何苦呢？唉！跟你说这些干吗。你来找人的吧，那儿是办公室。再见！（下）

罗丹 （思索地）有人千方百计想到特区工作，有人又从这儿出去，到底是怎么回事？
〔少顷。武鸣扛着测量仪，推着自行车上。他满身泥浆却精神奕奕。罗丹见状，上去帮他卸下测量仪。〕

武鸣 （拍了拍泥土，并不热情地）谢谢！

罗丹 不必。唉！刚才走的那个人是怎么回事？

武鸣 （看了看刘发祥下的方向）没来过特区的人，把这里想像成天堂。事实不尽如此，艰苦得多。还会碰到许多矛盾。他缺乏信心、缺乏勇气了。

罗丹 他是干什么的？

武鸣 土建工程师，用得着的人。心不在这儿，留也留不住。

罗丹 知识分子并不都是目光远大的。

武鸣 (惊奇地望着罗丹) 这里需要的是具有开荒牛精神的人。

罗丹 (打量武鸣) 测量员同志, 你像个开荒牛, 该是开发公司的人吧?

武鸣 (点头) 算一个吧。

罗丹 希望见你们总经理, 能引见吗?

武鸣 找他有事?

罗丹 我想调到这家公司工作。

武鸣 这儿的条件你不看到了吗?

罗丹 我不喜欢过平静的生活, 甚至喜欢冒点险。

武鸣 这儿可不是冒险家的乐园。

罗丹 我追求的生活节奏是不按常规速度进行的。(指指标语牌) 这句口号, 就符合我的性格。

武鸣 有人说是资产阶级的, 拜金主义。

罗丹 幼稚, 无产阶级非得要两手空空! 时间可以赢得金钱, 这是起码的常识。我们常常习惯于用金钱来计算时间, 像我, 拿到六十块五毛钱, 就一个月过去了。

武鸣 有意思。你是个大学毕业生, 在广州工作?

罗丹 (奇怪地) 你怎么知道?

武鸣 根据你的年龄、工资, 还可以确定你的身份、工作地点。

罗丹 你脑子也真灵, 太对了。英雄与狗熊价格是一样的。测量员同志, 能给我说说你们公司的未来远景吗?

武鸣 这家公司才开办一年, 刚建好一批标准厂房, 全部卖

出去。如今，要在那片烂泥滩上建一幢三十五层的“希望工业大厦”。设计图已经出来了，正在与外商谈判引进外资。还要现场招标承建，争取最快速度建好投产。

罗丹 招标？新鲜事，投标者多吗？

武鸣 好几十家，中外都有。

罗丹 老天爷，挺好玩的。就像电影上卖古董的商人，拿着个锤子，谁出高价就“当”一声拍板成交。

武鸣 （笑了）形式不一样，是这么个意思。

罗丹 内地还看不到这种场面。

武鸣 以后会看到的。科学的方法，终究要被接受的。社会总是前进的嘛！

罗丹 测量员同志，你真会说话，有水平。

武鸣 （笑）你不也很有见解嘛。

〔萧树刚匆匆上。〕

萧树刚 （略打量一下两人）老武，你这是……

武鸣 小萧，有事吗？

萧树刚 （不满地）你自己去测量，一身泥巴，艰苦朴素的样子，延安精神大发扬。

武鸣 说什么怪话。

萧树刚 公司里没测量人员了吗？不怕苦不怕累，让别人唱赞歌。不务正业。

武鸣 我需要掌握现场第一手材料。

萧树刚 要是信不过测量员就把他们都撤了，你这是浪费时间，总经理同志。多少事情等着你处理，你却跑到现场滚泥巴！

罗丹 总经理？

萧树刚 还有时间在这里磨牙。

罗丹 （气了）请你说话礼貌点，我是来找你们总经理要求调动工作的。罗丹，28岁，女性，中国公民，广州旅行社外语翻译，外语学院本科毕业生，个人要求调到特区工作，不附带任何条件，本小姐尚未择偶。

萧树刚 （惊愕地望着罗丹）罗丹？和伟大的雕塑家、思想的先驱者齐名。（用英语）小姐，广州那么美丽的城市你不留恋吗？特区可不是迷人的乐园啊。

罗丹 （用非常流畅的英语回答）先生，难道你是为了寻找世外桃源才到特区来的吗？大概后悔了吧？

〔萧树刚无言。〕

武鸣 （笑了）小萧，这下可遇着对手了。

萧树刚 你是翻译？

罗丹 这是工作证，请总经理过目，本姑娘专攻英语，粗通法语、日语。

武鸣 公司正缺翻译，你们单位放人？

罗丹 不用你们操心。这儿要，我就有本事来。这点小事都办不成，白活了。

萧树刚 不管能不能调来，请罗丹小姐先解燃眉之急。（对武鸣）海湾BB集团又来谈关于“希望工业大厦”投资的事，正在丁香宾馆恭候总经理，外商带有翻译，我们总要对等。

武鸣 王总他们都通知了？

萧树刚 两点准时谈判。还有三十七分钟。

武鸣 好，我马上洗漱一下。翻译的事就请小罗代劳。不亏

待，酬劳照付。

罗丹 不客气，谢谢二位信任。

〔武鸣匆匆下。

罗丹 (微笑着)还没请教。

〔萧树刚递过名片。

罗丹 谢谢！(看)特区开发公司引进部副经理，助理工程师，萧树刚。萧先生真是年轻有为呀！

萧树刚 芝麻绿豆的官，我们这儿除了两位总爷是上面封的，其他部门的官都是他任命的，他要看不顺眼，就撤下来。

罗丹 新鲜，带劲。对这位总爷，你并不客气嘛！

萧树刚 要我阿谀奉承上司，在学校里就没学过这一课。

罗丹 (笑)你是造反系毕业的。

萧树刚 (也笑)那时太小，没赶上。北京大学，物理系。

罗丹 伟大的首都，令人羡慕，我并不喜欢北京人。

萧树刚 很欣赏你的直率。

罗丹 北京人太傲气。

萧树刚 你像老广，广东人滑头。

罗丹 是精明，机灵，不承认吗？你喜欢看足球吗？像古广明、赵达裕，别看个子小小，灵活得像条泥鳅。不说这些了，晚上这里都有些什么玩的？这么小的地方，不闷得慌？

萧树刚 最好的娱乐是跳的士高，喜欢吗？灯光、音响一流，比广州东方宾馆更刺激。

罗丹 改天领我去见识见识。

萧树刚 没问题。

〔服务员林巧珍拿着一袋包子上。

林巧珍 萧副经理。

萧树刚 阿珍！

林巧珍 你叫留的包子还没拿呢，没吃午饭吧？

萧树刚 哟！我中午吃了没有？早上陪外宾喝咖啡，肚子还没闹革命。（接过包子）谢谢你，阿珍。

林巧珍 （不好意思）不用谢。

萧树刚 （拿出包子）还热的呢，罗丹小姐，你也尝尝。

罗丹 （不客气接过吃）挺好，挺好。这位阿珍小姐人长得好看，包子也做得好。

林巧珍 （红着脸）不是我做的。

萧树刚 我们阿珍的心地好。

〔阿珍头更低，看了看两人，走了。〕

罗丹 萧副经理，现在还有点时间，能领我去参观一下贵公司的施工现场吗？

萧树刚 （爽快地）请吧！

〔萧树刚、罗丹边谈边下。〕

〔孙维谷，一个年近六十的老妇人上。她看萧树刚、罗丹下去的方向，掏出小本子在记什么。〕

〔少顷，赵伟初上。他五十出头，身型微胖。〕

赵伟初 孙大姐，在写什么呢？

孙维谷 副总经理，没什么，关心一下年轻人的生活问题……

赵伟初 你这个搞工会工作的人心真细。到特区来工作还习惯吧？

孙维谷 还好！

赵伟初 你过去一直搞人事工作，现在抓工会、公司职工的思想工作还是要出点力，这是你的老本行了。

孙维谷 我退休了来这里，就是希望能为特区建设添砖加瓦。
（递上一张字条）

赵伟初 （看）哦！这几位工程师、干部晚上还玩扑克、打麻将？前天……星期六晚上吧，还玩到十二点多。有赌博行为吗？

孙维谷 还没了解，不过这苗头……

赵伟初 要抓紧教育。

孙维谷 有些年轻人对食堂伙食发牢骚，萧树刚就说，还不如资本家给工人吃的。

赵伟初 伙食办得差，可以提意见，说话过头了是个对社会看法问题。萧树刚对工作还是肯干的，可毛病也不少。年轻人嘛，多多教育，你这个老大姐就费点心了。

孙维谷 好！我还要去赶一份计划生育报表呢。

赵伟初 你忙吧！
〔孙维谷下。〕

赵伟初 （感叹地）都退休的老同志了，自愿到特区帮助工作，真不容易。
〔李克上，瘦长个子，四十岁左右。〕

李 克 赵总。

赵伟初 李克呀，有事？

李 克 我的借调时间已经超期，该把正式关系转过来了吧，原单位在催。

赵伟初 这事我跟武鸣同志提过，他说不急，再等一等，虽说过去我们都是副职，现在他代一把手，我也不好说什么。

李 克 还等到何年何月，我这个办公室主任还是临时借调，

工作不好做。武总这个人……也真不好伺候。当初第一把手调走，我们都希望你坐正，论党龄、资历、原则性哪一点比姓武的差，连武鸣他大舅子、工业部周副部长也主张你代一把手。可上面偏偏要……

赵伟初 李克，这是组织上的事，不要随便议论。

李 克 你是我的老上级，我才跟你一个人说的，以后要搞民意测验，赵总的票数一定会比姓武的……

赵伟初 别说了。你是我点名借调来的，说话更要注意，别让人家说闲话，搞派别活动。老武有老武的本事，人嘛，总是有缺点的，你有意见可以向上级反映，党员的权利嘛！

李 克 （心领神会）赵总说得有水平。哦，还有件事，组织部来通知，今天有个干部来报到。

赵伟初 什么干部？

李 克 原来是广州一个剧团的团长，副处级，听说还是个头头的夫人。怎么安排，组织部说征求两位老总的意见。

赵伟初 头头夫人？一会儿我和老武研究研究再说。

李 克 给办公室吧，当个副主任。

赵伟初 你才是正科，人家是副处。

李 克 不是要打破论资排辈吗？特事特办。

赵伟初 再说吧。李克，群众对伙房意见很大，办公室应该抓一抓。

李 克 人手不够。

〔武鸣西装革履上。李克忙迎上。

李 克 武总，要见外宾？我马上安排车子。